

遗失：

1920-1941年的中国

遗失：

1920

\

1941

年
的
中
国

张景生
高源伸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1920-1941 年的中国 / 张景生，高源伸编译. — 北京：北京时代
华文书局，2017. 7

ISBN 978-7-5699-1709-3

I. ①遗… II. ①张… ②高… III. ①中国历史—1920-1941—摄影集
IV. ①K25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5889 号

遗失：1920-1941 年的中国

YISHI: 1920-1941 NIAN DE ZHONGGUO

编 译 | 张景生 高源伸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高 磊

责任编辑 | 余 玲 徐 盖

装帧设计 | 李诗晴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瞿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694996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2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709-3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不夸张，不煽情，知道多少说多少，如实写出它的来历就行。”

责编高磊女士只交待了这么一句，就兴奋地抱起一大摞照片忙着排版去了。

是的，我能告诉大家的，也只是这些老照片的来历。

既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就尽量说清楚这些老照片的来龙去脉，再补充一些辅助信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读者们自己去慢慢品味吧。

丨 已故妻子的遗物

前几年，日本全民掀起了“断舍离”的热潮，这股热潮像海啸一样袭击了我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但并不殷实的家。那年初春，女儿大学毕业，准备去日本的公司上班，有一天煞有介事地说，要彻底告别学生时代，步入社会，开始处理所有家里多余的东西。我问女儿为什么要扔东西，她说朋友们都在“断舍

离”。一言不合她已经在翻箱倒柜了。看啥都不顺眼，这个不要，那个没用，扔！扔！扔！

在我的强烈说服下，这些照片没有被断也没有被舍，仍然放回了已故妻子的遗物当中。

是的，它们是已故妻子的遗物。

妻子生前在日本结识了一位二战期间名门望族的后代，这些照片原本是她家的珍藏。2006年，这个影集作为礼物送到了妻子的手里。2008年，妻子因病去世后，我把这个影集和其他遗物一起放在箱子里，一直保留到现在。

坦率地讲，这些照片，并不仅仅是作为怀念妻子的物件而保留下来的。

我曾听那位名门后代说起过，为什么留下了这么多关于中国的实景照片，那位后人也经常跟我们讲述她一家战争期间居住在大连的状况和家史。

当然，还是那一张张能让我产生无限遐思和好奇的照片本身，实在让人难以割舍。我甚至经常暗示自己，如果我对这些照片哪怕有一点点的不屑或不珍惜，都有损我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从业人员的自尊。

所以，我一直留着它们，而且时常拿出来端详揣摩一阵子。

看着它们，我会想，那位后人当时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在中国大连又过着怎样的生活？照片里拍摄下来的那个中国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样子？甚至有时还想，这位后人的思想里有没有“侵略战争”的概念呢？她们又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从中国纷沓而来的留学生的呢？

尽管我抱有诸多的疑问和困惑，各种复杂的心情与纠结，但这些照片是给不了我任何答案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只要翻一翻它们，或者对着这些缺边少角的旧照看上那么一小会儿，就会有一种平静倏然浸染我的全身，使我没找到答案却像已经有了答案似的。

脑海里对那场战争的仇恨，似乎不再凶猛地加码和延续。反而，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认识，更让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责任。

这也许就是老照片的力量吧。

再次感谢我已故的妻子和那位日本名门望族的后代——西田女士。

| 西田女士

西田女士2011年去世，享年96岁，终生独身。

在她生前，我们之间像家人一样。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家庭和曾经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的后代能够像家人一样交往，也是非常罕见的。原因在下一节慢慢叙说。

西田一家是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的一个商人家庭。

西田兄弟姊妹四人，她排行老大，下面有二妹、三妹和一个弟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们的父亲曾经在大连开商行做贸易，全家都跟着父亲一起居住在大连。西田女士和二妹终生未嫁，只有三妹结婚成家，三妹的丈夫当

时是供职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一名医生。西田太太告诉我们，三妹的丈夫虽是医生却酷爱摄影，去各地巡回医疗时总带着相机，这些照片大部分就是她当医生的三妹夫亲自拍摄的，好像当时她三妹夫还是“满铁”大连本部某摄影协会的会员。

“大连太好了！”“大连真的是很好！”“我忘不了大连。”

这是年过九旬的西田女士每次聊天时的口头禅。我有时故意追问她：大连什么地方好？她说最难忘的是她中学时代在大连参加的那次游泳夏令营，有一次竟然游了一万米。“大广场”（现中山广场）、“星ヶ浦公園”（现星海公园）、“镜池”（现明泽公园）、“满铁大连医院”（现大连中山附属医院）等地方的名称她都能脱口而出，当时我却不知道她说的都是哪里，后来我上网找出大连地名新旧对照，才知道西田女士说的那些地方现在的名称。西田女士一家当时住在明泽湖附近的高级住宅区中，她父亲的商行就在大连宾馆附近的商业楼内，商行的生意好像是经营美国、日本和“满洲”之间的物资贸易。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二年，贸易中断，生意萧条，西田一家举家迁回日本。靠当时她父亲的贸易公司与“日本邮船”之间的私人关系，西田一家在大连所有的家当被完整地打包后免费运回了日本（每次西田女士讲到这里，总要重复几次“免费”这个词，证明当时他们与日本邮船这一最大船运公司的关系不一般）。的确，前几年去西田家做客时，看到仍然还在使用的餐桌、茶具、托盘、橱柜……包括佛具等几乎都是完完整整地从大连运回来的。

这本照片影集，就是其中的一件。

也就是说，这些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然

后1942年随家当被运回了日本，在西田家一直珍藏了六十四年后的2006年，又重见天日。我和妻子作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西田女士的这份跨世纪的馈赠。

那么，我们和西田女士的缘分又是如何结下的呢？

1 与西田女士的交往

1993年，裹挟在赴日留学的浪潮里，我实现了留学日本梦想。第二年，妻子作为陪读，也来到了日本。第三年，扔在姥姥身边一年多的女儿也拿到了来日本居住的签证，一家三口终于在日本埼玉县一所仅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老式住宅里团圆。

三岁多的女儿刚来日本时经常感冒，而且一感冒就发烧。有时候从一般药店买点感冒退烧药就能好，可有一次连着烧了三天，只好抱着孩子去了附近的儿科医院。

那是我来到日本后第一次去医院，第一次跟一个日本医生用日语对话。

我清楚地记得，医生给女儿量完体温后，看着体温计对我说：“哦，体温是九度五。”我当时愣了一下，心想怎么才“九度五”？！紧跟着用极其正规的日语向医生确认：“先生，刚才在家里量的是三十九度五。”“三十”这个词还故意用重音强调了一下。医生迟疑了一下，抿嘴笑着说：“啊，是吗，知道了！”医生迟疑的表情好像是在反问我：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我也反应了过来，原来日本的医生报体温是不加前面的“三十”的。

在那以后二十多年的日本生活里，不管孩子还是自

己，去其他医院看病时只要让我报体温，我就故意扔掉前面的“三十”，语气坚定娴熟地报上“八度六”或“九度三”什么的。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那样报体温，医生不会觉察出我是外国人，让他们觉得我更像个老练的患者，这样会对我好点（这完全是在自己国家养成的一种讨好医生的心理）。每次这样报体温，总仿佛能挽回我第一次纠正那位小儿科医生所留下的尴尬似的。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再回到儿科医院。女儿需要打针（后来才知道，在日本很少需要打针和打吊瓶，因为那次孩子的感冒已经引起了肺炎）。然而，就在给孩子打针的环节，我又出了个小状况。为了表示我积极配合，并证明我能听明白医生的日语描述，在护士准备针头和药物的空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把孩子的裤子褪下，朝着医生的方向，让孩子撅起露出的半个屁股，意思是：先生，请！医生这次真的愣住了，一副茫然的表情。握着针头的手停在了空中至少有五秒钟。一旁的护士看明白了，赶紧过来解围说：“啊，还是往这里打吧。”说着帮我把孩子的裤子提起，把左侧的胳膊从袖筒里褪了出来。哦，我明白了，日本注射时不打在屁股上。

走出诊室，去前台领药结账。前台的人给我介绍所有药物的服用方法，我全听明白了，只等付钱。可前台的人紧接着说：“今天就这样了，请保重。”我赶紧示意我的手是已经放在拉开拉锁的钱包上的，我还没有付药费呢。前台的人告诉我说：“先生交待了，不收药费。”我立刻明确地把钱包往前又推进了一点，表明我是准备好付药费的，心想诊室里多余的举动已经丢了不少面子，药费可不能再欠了人家的。

“真的不需要，先生已经交待过了。”前台又说了一次。

我还想再努力一下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呼叫下一位患者

的名字了。我只能不好意思地收起了钱包，道了声谢谢，抱着孩子离开了诊所。

这个儿科医院，是一幢两层的独栋小楼。一楼是诊所，二楼就是西田女士一家的居室。西田女士的三妹的女儿惠子和她的丈夫，经营着这家诊所。

后来我们又去给女儿复查了两次，还是没有收费。尽管我知道日本孩子看病是免费的，但是诊断费是要付的。可我每次领孩子去，诊断费也没有收我们的。

我已经觉察到，这是在照顾我们。西田女士和她的家人，实实在在地是在照顾我们了。

孩子的烧退了，炎症也消失了。我和妻子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们准备了一桌中国式的炒菜和三鲜馅的饺子。西田女士一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邀请。破旧的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屋子里，我们挤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了起来。

从此，我们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每次聊天时，先生都要再现一次我把孩子的屁股毫不客气地怼过去的那个片段，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笑声带走了我当时的尴尬和羞愧，留下的只是对先生真诚的感谢和一股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的温情。

| 大连情结

经常感冒、一直给先生添麻烦的女儿，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天长大。从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

大学，西田女士一如既往地照顾着我们，请我们吃饭，送我们礼物，女儿的衣服也几乎是他们一家人承包了一样，甚至还经常贴补女儿的零花钱。我每次很客气地谢绝时，西田女士都说：“没什么，谁让我是大连人呢，我喜欢大连！”

2006年，日本的“大连人”西田女士把她珍藏了六十多年的老照片影集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妻子。她说，这个影集陪伴了她从大连回到日本后的六十多个春秋。每次想起在大连时的美好时光，就会拿出这本中国老照片反复地看上好几遍。

2009年，西田女士说，有生之年想再看看大连，可自己已经行动不便。于是决定让外甥女惠子亲自去替她再看一次大连。八月，怀着对西田一家的敬佩和感激，我带着惠子夫人和夫人的女儿去了大连。

对于西田女士一家来说，大连，承载了他们家族的历史，装满着他们家族在那次战争期间的所有记忆。

在大连，惠子找到了外公和大姨家过去的居所和商行的位置，同时惠子也看到了自己出生时的大连医院。三岁离开大连，今天已是古稀之年的惠子，带着替姨妈再看一眼大连这一人生最后的嘱托，伫立在星海公园的岸边，她的眼里不仅仅是外公和姨妈的过去，仿佛还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缓缓地向我走来。

他就是——

惠子三岁时，病逝于大连的西田女士的妹夫，
惠子的亲生父亲，
也是拍摄收藏这些老照片的主人！

2011年，西田女士去世。经营诊所的外甥女惠子，把当年从大连运回日本的家当，原封不动地又运回大连，捐赠给了大连现代博物馆。我找到了馆长刘广堂先生，接收了这

些时隔七十年又重返故土的家具。

惠子说：“大姨生前那么喜欢大连，现在她人已安葬日本，这些大姨生前用过的家具也回到了它们的故乡，两全其美，我心满意足了。”

然而，这些老照片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家里。

1 把照片带回中国

众所周知，近年中日两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尤其日本的老百姓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感度与日俱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抱着中日友好、向日本学习的态度去日本留学，我们每天生活在日本，要跟日本人一起工作、相处，可现在的状况，的确让人心里感到五味杂陈，难以诉说。

虽然我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反日大游行，也没经历过砸日本车、毁日资商店等泄愤的活动，但是，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和那些砸车砸店的中国人是一样的。

日本的朋友问起为什么会有砸车砸店这样的事情时，我几乎都是搪塞。有时干脆敷衍一句“太过分了！简直不可思议！”之类的。不这样回答会很尴尬，本来是工作关系或朋友关系，你突然义正词严地讲到领土争端、战争赔罪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在日本的国土上与日本人长久相处下去的最佳选择。

近年来，曾经逐梦留学日本、大干一番事业的好多朋友们，有的悄悄地回国，有的继续在日本奋斗，或活跃于两国之间。不管怎样，只要他们还在继续做着跟日本有关的工作，只要他们是在和日本人打交道，都会对最近的中日关系持有各种复杂心绪吧。

我改变不了现状，可又不想彻底逃避。

那就只能在这尴尬的氛围中，找寻着继续做些什么。

于是，这本老照片影集就不经意地被塞到了我回国的旅行箱里。

与我有着类似人生体验的朋友高源伸先生，在我的旅行箱里发现了这本老照片影集。文化嗅觉灵敏的他如获至宝，惊喜得快要跳起来。在那些老照片里，他发现了自己年迈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距今大约七十多年前的济南名胜大明湖，以及也许被大多数国人忘却的彼时中国的实像！高先生比我还兴奋。

“在国内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照片才会有价值。同时，对逝去的友人西田女士，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高先生的建议促成了这本老照片集的出版。

感谢高源伸先生。

感谢馈赠人西田女士和她的家属。

感谢已经先我而去近十年的前妻。

感谢在文化事业上不息努力的朋友们。

张景生

2016年10月于北京松榆里



CONTENTS

目录

002	前言
001	关东碎影
015	旧京揽胜
147	华东风物
187	巫峡云水
223	西南芳华
235	金刚叠翠
238	跋